





歌的揚飛

著溫



超场市的市场

WENZHOU LIBRARY

租原平

1950

基經錯常

唐

原

社 湜 月元

## 劍:.... 遺志: 我的影子: 納裝思 斷章 ::: 春: 詩: 巴爾扎克 我的歡樂 二十十十十十二十十十五三十九七五三

<b>歌</b>	啊,歌唱高	第二	孩子們的 語	的星	方柱人	
	高舉起來的火临					
		/is	A (A) HOUL	IBRAR)		

第

入年六月

超的市份为积





我不逃茫然早晨的風 3 風色的清新

我的歡樂是一片深淵 , 片光景

鷹笛吹 更大的 它來自 閃爍 出它的學言, 個柔曼的少女的心 ,更多的含疑 春天開不出它的

静寂里

有常知的問題

於是

珠耀出發

目

的光斑

日月

的

呼喚

•

水紋的輕柔

海灘

有它生命的悠然

它是

個五彩的

貝売

上升像遠山的風煙

將大千 的永寂化作萬樹的搖紅

**犁山**在 深谷中 頂醴 7 丁峰在躍動

,時間的拘束在一閃的光焰里消失。

## 你的影子

憂鬱如黃昏的河流

輕輕地流任你未熟的心上

猫爪下有輕顫的恐怖生長

花晨月夕 你的孤獨最清苦

你要過一咆哮山驻」(Wuthering Height)

可 怕 的痛楚里乃有希斯可里夫(Heathcli

親愛 突兀好像咆哮的馬蹄在山頂飛揚 的匀 愛蜜菜(Emily), 幽谷里的百合

愛卡爾曼(Carman)的吉卜西的戀

何其芳詩

熱烈而不浮動 輾轉在風塵里 愛人的尖刀下有更豐滿的歡樂 • 自由比生命更可貴 深切而不黏着

但一没有 幻想在最後總歸於樸素的靜息 照過景子的 小溪最清亮

當故事的世界在陽光下消逝

你的影子

會現得更長更長

(註)

我會想愛 把劍使自己流血 你的溫咒如同殘酷的雜抱

猶如負傷 沙漠 驕陽下焦渴使你憤怒。 里你 照過 的 野燬土血流里突然堅强 獨行 一泓水草里

想像 從麥加遠奔到麥地那 你 的 風沙里 福音 今夜照耀了 一隻馬騁馳 我的床下

穆

罕默德

的

劍

更有年青的野獸那樣的奔突直前有箭的鋒利,水的堅忍

痛苦里我創造

個嶄新的自己

超的市份为物

志

我曾愛童年的天地心花

我曾愛遙遠的幻想的金車

現在我嬎法這一切幻美的皮壳 都由於你的獸似的吸引,

你的力量

要征

服別人,

却征服人了。然命的自己

要摧毀洲於間帶來的

行動才是堅實的任命

美麗的思想等於生活的

到力

我不願學孱弱的尼尔,大容叫嚣

## 在我們之間天天加厚的牆壁

避到豐富的郊家

我將倚身於腦結的大樹

葉脈隱現於我的手掌

我的心也伸入沉默的土地

於是你如

籐蔓纏繞

陽光下水泉脉脉

切容 入 澄 闊 的 還 忘

當胸頭的 潮水逃去

沙灘才能呈献光耀的排貝 詩如果可以在生活的土壤里伸根

它應該出 現在生活的勝利里

閃爍的白 果實是為 如果人能生活在日夜的邊際 了花的落去

薄光里將有

個神的和凝

和

平野垂地而盡

日之後才能有夜晚的合蓋

灰色的鴿笛漸近漸近

**燒焦這一個我,又燒焦那一個我主呵,苦難里我祈欢你的雷火** 

在自己之外又歡迎另一個自己圓周重合,三角碶入

超的市份为物

納 类 思 (Narcissus

是霧里有陽光的波影曲斯 夏天是一面綠色的鏡子 無邊的紅色雲彩湧起

混沌獅失

飛鳥照出了自己的孤獨

想迷人的熱裝思在水濱徘徊

在左右追逐的水仙(Numph)的瞳仁里找

雙息漸漸遠去這去

池鏡花 恍若王杨蹈風獨立

思

愛山

愛水

愛陽光

13

迷茫里,他從這一個我化入了那一個我 原修風塵的愛情,也厭倦太大的世界 却更愛饱自己,無邊的天地竟找不出可悲的註與

**巴里吐出了純白如雲的花朵** 覺手足漸伸入泥土,添尿合情

多方布的不多。

金剛怒 力土搏闘 多少荒 凉的歲月 多少烟霧瀰漫

基督的 靈光人人給塵沙埋起

生命是 片蒼黃的葉片

哪里來 片線, 到天涯

陽光不見

高舉光

潔

的

肉身在荒原

上呼喊

雕塑家

的

手

下有欲奔

的姿

破中

有着永恆的疑定

終於你

躍

出漸深漸深的

深淵

筋肉 墳起如弓弦

的思索的箭從眼窗里奔突而出

如人經繩鄉的生命 的基質

純眞 的火花帶帶地噴射

兩個生命的容受與交接里 鄹丹(Rodin) 的作品

爾扎克 孤傲 的 風景

閃爍着遠 代的 風

遠代 的 飄龙的雨

水在向低 卑的荒凉的 山谷挑戰

你披着睡衣 有純真如黃金的心 粗獷的笑里

你夢中 孤寂有 如歐琴尼 (Hugene)的 道路叫

愛情

的

人清醒

高里奥老爹(Le

Pere

Goriot)

**崇高的愛淹沒於虛樂的市場** 

當你豐厚的手揚起

庸俗的布爾喬亞將在你足劑匍匐

你人性的 你的晉樂是地層下純白的 光屬於過去 更屬終未來的 噴泉

水遠莊嚴如青翠的峰巒 一切大地的煙瘴

歷史會洗淨這

塑

像

將

常人。 一个原的黄昏——水連天 一个原的黄昏——水速天 一个原的黄昏——水速天 一个原的黄昏——水速天 一个的身故 一个的原野 一个的原野 一个的原野

空中

充盈了

我心里的意象

像

回聲,

那完滿的時辰浮在

超场市的市场为农

的湖

無可抗拒 地 個沉默的湖

出現在朦朧里了 想或責得 • 池地塘里洗過 你頑強又柔和地

一漢與圖

爬上它的筝頂,看太陽在我們自己的心里,而我們

問高效的島川出現

嗎

小的脚

忽然在壁間看

中海灣的光芒

們 的頭髮染上閃亮的

金 個最初 , 最大 的勝利

於是 的眉尖像一座座橋

落 無塊 的平原 跨過了

那些凝視 的 眼 睛 • 海水滿起來

叉落 • 你 聞到

瞪 有 什麼奔向 的 油漆 窗前 閃 閃 的勺 光里 多灰塵的

種 暗 淡 Bj 不 是嗎

·在聲音 熱情 輕 與更大的 雨會有深 後面起來 孤 沉的 獨

輕

潤

此微微的呼喚

些癢癢的痛苦, 在顏色的

黯然里透出(如果你敲叩

如像盲者 的 服晴

口鐘

時間愈久

聲音也

會愈熟

瞪着空濶 穿透了

貫串了 枝頭 的露水

水接觸 動 的 手千萬遍撫摸着

你揣揣新 小 的燭光照 年 的前夕 耀毎 次嶄 新的驚喜 個角落

你

用

那顾虔

訊

的

起那些小

的火

爲一

小

沒有什麼比那更清晰

失落方

m

的

生命

那里停止,風會吹開也更模糊,世界會在

可屬於的童年! 一個個垂下的頭失去了 一個個垂下的面外 一個人有一個人有一個人有一個

超的市份为积



WENZHOU LIBRARY

第

八年九月·

九年

三月)

道的市份为外

4



已經看到好些時候

沉默在歷史性的沉默里的 切真淳的覺醒, 叉被無恥的 些人

輕輕抹去

帶來渡乏的

入魔的痛苦

已經看到在漲炭土的

已經起來

風

在他的手的温柔里時支持着我們

·而選有一個人

,他在我們永遠隨落

波心,秦淮河,呵,槳擊燈影是你,舟子,一篙點入丁

從綠變黃

成就的

孕育了長期的堅忍

苦難

的形象,十字架

沉重 從容地轉向了父親的 地層里 下垂 海 衆多的手臂是人們的森林 梅雨 經發亮 ,
流
流
的
雲
預
言
似
的 的「背影」,人類的 吶喊 潭的綠 9 樹
刚
子
下
的
验
遠
的 個新人類的早晨 ,熊似的生命 • 從你 生命

超场市的市场为农

六朝的 土地 星辰懸掛在羅網 煙雨化入 片難忍 里 的力 下沉的 泥濘

你爬着 遙想巴那斯山

奉神 當 你的聲音走入

幼小 如此熠耀 的心 青春的 時間 的呼吸 足底

那黯淡的 個痛苦 深淵的沸騰 的焦慮挺立

黏着歷史的

泥土、

我等待着

呵

彗晃起來了

,在涼風

祈

欢

疑眸的

日子里

後河 走入 戏從你的憑繼的實見 所注的城

覺有酬 河啊

部部游流 在不遠的一方

我彷彿 捫 到七命的躍動的

応え、欲 HIL 喚 出 松生雲影里

潮音疑成

起伏的

雁山

蔚藍

如悲愴的

大地

的琴

星光沉

渡

河凹

堅定的姿於一

閃間

石頭的花紋幾面 山崗湖

手在不驚心間伸入混沌 如金色的蓮花,朝霞暈開 如金色的蓮花,朝霞暈開

因為人們已經起來……

們

經醒來

超场市的市场为农

莊嚴的

早晨 趣身 號沒有吹歇

他接受了 一顆子彈

嶄新 憤怒的世界:

⑩汚里 中午 狗似的倒下 黄花的阡陌間 個未成形的 她

乞丐興瘋子

的孩子

黄昏

,火燒等下

面

蒼白

都市的鹽語

而深夜 月亮 燈光里 莊嚴 沉思與行動的門 伸出妖艷 因為凍結在血液里的 沉重的鎭壓下 他 片青春的火燄 間 地 有人 一在任何地方行走 掩 起了臉 狗吠着 們黃魚似的 片臭水溝: 的手,輝煌的 推開了

悲痛與歡

笑最親近

动布的有例为,例

給方其

你的心是我的自私的角天,面對高大的腦

鏡子

映出

超场市的水

白日,與更堅决有力的黑夜過去了的,將要來的

從手的把握里傳遞

溫柔,沉默時自已包容了

真誠的獻身,你流了淚更大的世界,尊敬一切

什麼人不能更堅定勇敢。

爲

從刑訊室

的悲痛里囘來

犧牲

的不應該是我

**空**幻的

聰明

,你於是

因爲這

切

洩露了你的

你恨你自己

的腿睛興嘴

超物节的物

接受了一次沉默的旅行失去了你的影子,你又

为量,也感受更多時代的 和一切,你是一切,你是要的氣溫,你食婪地 中溼的氣溫,你食女地 中型的氣溫,你食女地 一切,你給清晨點燃了 一切,你給清晨點燃了

呼吸重

洋外來的知識的

沉默在暴風雨里的高塔

超场市的市场为农

黄昏的星

我看到黄昏的星

像一個個痛哭的窗門我看到黃昏的人機一座座光耀的城堡

你們的抖索與凝 望的眼睛 外極的瘖啞,秋風吹走了

遠遠

跟着你們的足

無言

沉默

賭博的

紙錢的火鐵

动市的和

你輸去了信仰的力量

常地下的石頭鬆動在泥土里你後面的孩子輸去了愛

城沉寂在黑暗的旋轉里 你們輸去了步伐的聲音

超场市的市场

黄昏

個荒涼的埋襲

12

切打我童年里過去的都仍是

無名的 , 水波般閃光:

里個克

(註》

打窗外

芭蕉葉旁走過

擦着衣裳的下擺

種驚醒起來了

你果真在焦急的等待里

arise

from dream

Of

thee

來了

我的早晨?

這樣的

杈

切地方都有夜行人

切無名的生命

起來 起來

從久久的名字的沉壓下

醒來 ,遷入自己的沉思

長角的應 人們 獅子、 • 鵝 蜘蛛 鵬捣與蒼鷹

與海星 住在水里的沉默的魚 • 與腿睛不能見的

切有生之倫

切件靈

•

愛

回到加潤的

感激的生命

PI 到搏動

的血液

金銀

囘到礦穴

回到自己

的

世界

金融

我 站在 夜 的廣濶的凝視里

我 以 初生 的骨骼

呼吸

训 風雲

的舒展

我迎 風長 成 一顆直立的樹

吩咐 地 的 熾熱的水

湧成 時 間 的 沉靜的花

我 敞 開 自匀 樸素

但 對面 依 然站着

個不能挽救的受難與耐水的年華

見契川夫閣本:一海嗣一

見害聚詩:一印度夜明」

背劍者

死的訊咒,蒙着耶辱的文身人舞蛇的臂給印上了

時間**吹起了審判的喇叭** 管黑夜掩起又舉起 管黑夜掩起耳朵

一切的窗,開向白日一切的街,轉向黎明

超场市的市场

拖起了犂 雅南幽語的黃昏

列車翻轉了身

哪里有笙管哭泣的吹奏?

我站在這里 這里是我的

協哨

,霧的光暈里有一

幅

永恆 问消方流去 的 樹影間 園畫 ,渡頭的腥紅的 江水壯闊地 ,背劍 时

陽光

撥起了

沉默的花朵

復仇

者兀然挺身

船獎

## 而女孩子們的詩

寫給一個三八節晚會

不要想愛懷疑的哈孟雷特的胡不要聽糟老頭莎士比亞的夢話

一弱者 愛懷疑的哈孟雷特的胡說 你的名字是女人

已經過士 那個使你們沉睡的過去時代 去 ,柔弱的在陽光里醒

將會是最堅强的新祖會的母親

明

天

的

健康的孩子

母親

的

大愛擁抱

用母親的

大愛祝福

獲得 生活 你們 你們 作過最持久的戰爭 解放道 瑰奇 無數黑暗 最平 從 崎 將 們 嶇 母親 會 强韌 曾從 里最痛苦的痛苦 巴 进裂 已 凡 的 經 經 路 的 理 的 每 摸索過 的力量去忍受 孩子的最初的聲音思 幽沉的 展眼中 與廚房 出燦爛 想孕育於 母親的懷抱 個苦難 的每 年 的 步 陽光 苦役 代

超场市的市场为农

**伸痛里獻出最後的堅忍你們要在這新社會的整**。

47.

我祝福你們能從幽閉你們自己節日的活出的職士

的 廣闊的 瞬野上 簡里 節日的 海层 與 頭唇 里 節 日 的 海层 與 頭唇 里

作向太陽

出來,在

超场市的市场为农

•

九四九年

•

•



可册 學 習

寫給在大時代里學習的同學們

同 學們

們是在

起在 一列列車里 起

列學習的列車

現在正歇在清晨的明亮里 輕的理想的光耀

我們

的

列車

閃 着 年

是新民主主義的道路

在我們面前展開的

會主義的輝煌的遠景

當然 我們是打泥濘的

池沼里奔馳過來的

奴役的

毎 個輪子的轉動

昨天的 是今天 都是 同志們 個苦難的關爭 的 光祭的里程碑 的鮮 ÍIL

我們 的 前進 不錯

也要跨 我們 的 過高山 解放人民的 跨下 鬥爭 峻坡

是

個在高空爆炸的

照期

彈

思想改造。

門爭

也應該馳 深深的心靈的 山谷

心情也並 不是 一件小事啊

一位詩 告訴我們 •

親愛的列 寧同志就彷彿這麼說過

他 說得可 多天具

對啊 ,我 們 的革命原就是

種廣闊 的 人類愛呢

條滾滾流向海洋的大河

過去的苦

難也沒有什麼

可

沿留戀

過

也

不

能放縱感情的野馬呢

威傷的詩

胡代日經過去了

月覺的精神支持着奔騰

的

愛情

種感情敎育

現在 坡と響 開 始 看黎 的 是 朋 削 吹起 個新 的喇叭 \*\* 類 的 早晨

平 原 上是 無 數 森 林 €°

無數莊機 的 行 列 無數深思的

眼睛

毛澤東是 我 們 的旗鰕 我們 14 驕 傲

他 护 指 斥了 出 東方新 西 方資本主義 升太 易 的 的 落 軌道 日4

我們 的責任就是學習

就是

爲

學

習

的

鬥爭

Æ

輕

的

同學

們

•

就

是

爲

進

步

應

HH

H

爭

的學

習

必

造我

的

學習是要緊的

佛

词

麼

告訴我們

們 要 在舊雕會的廢墟上

造 起 座 斯新的 大厦

पा 無數勞動的預備軍 不 很容易 我們需要無數未來的 無數陳樑與支柱

們

未來是你們 的 年輕的 同 南

切 理 想 切過去與現在的艱苦

都不

過是為

未來

你

類的希望

的鬥

安部

地

學

督吧

好

好

地

學

習

吧

同學

們

我們是

在

學習的

列車里

向

類的遠大的

理想

火炬,啊,歌唱我們的火炬

啊,歌唱着的人們

啊、歌唱着的行列

歌唱吧

歌唱吧

歌唱我們的歡樂

帶着工人斧頭上的閃光

帶着戰士炮口冒出的白烟帶着農人鋤頭上的泥土

當一顆子彈射向丁空中的敵人

动布的和

帶 着學生臉上的智慧的 光 耀

當 他 們 帶頭任街 上喊 出 口號

又像魚沒入 了大海 樣

了工廠 • 農村 切莊嚴的羣

歌 唱 們 的 新人類

歌

唱

我

們

的

新社會

歌 唱 我 們 的 早晨

在機器前 發起 I 一作競賽

列 農 V 在分割 得 魚 雠 似 的 土地

列戰鬥員站在 自己 的 崗 位

討

論

着合作

農場

的,

計

劃

堅 决地向 **叉響應了毛主席的號召** 舊沚 會娘 胎 里 帶 來的壞智 E

曾

#### 戰 的 人民解放軍

應該是生產 戰 線上最英勇的戰士

唱 們 的 夜晚

的 夜晚 • 輝

煌的夜晚

戰 鬥 員在爲 自己 進行突擊學習

墓 學 生 在自己 的 會上互相挑戰。

級 唱得最好

那 隊 唱得 刮 利 叶

些 深 思着 首長 在自 如 何 佈 己 宣 的 窗前 作

顆 顆 美 麗 日少 星 灰 任 他 們面前 起

水ツ

是 那樣 温 馨 • 那 樣 无 滿 歡 欣的

睡夢里遠忘不了 大 作 得 疲乏 天 的 的任務 們

· 來 W

我 的新興 的 國家

爲 我 的新起來的兄弟

爲 我們 的親切的國際的友誼

爲 我 們 的偉大的先知:

那樣 堅定的語言

那樣

發光的聲音

了我們

的新生的歡樂

那樣

正確的遠見

在华

世界的土地上行走

哪里不

是我們自己的家鄉?。

的新大廈才支起的架子

馬

克斯,列寧 **斯太林的預言** 

一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那里集合了一切人民的力量

那里集合了一切人民的思想

茂多的手等多了一**固**蜂音跟的

衆多的掌聲為了一個人的出現而雷樣轟衆多的事臂為了一個聲音舉起

毛澤東的旗幟在那里出現

那里就會照耀着勝利的光輝

爲

我

們

的樸素

的

民的

領袖

他的微笑是我們大家都熟悉的

他的眼睛是我們大家都熟悉的

心的嘴唇也是我們知道得太清楚了的

歌唱

歌

唱

着

的

人們

這一為 這一切 一 這 一 切 一 吧 切 切 人在心里微笑,

大笑的綠故吧

人迷惘 叫 人驚訝

也叫 些 人害怕

WENZHOU LIBRARM 歌聲的緣故學 譲它 唱出出 的仇恨 飛過

與海

然向全世界吧

讓這飛揚的歌飛

在 頂上 吹起了號音

黎明 削 群吹號手

低垂

的雲

戰鬥

的

壓在

他們的頭上

但他們

仍然吹響着他們

的

飛揚的

歌

唱 出 我們 的憤怒

售 社 曾 的 滓渣 去 你 的

मित

們 歌聲將像 個海洋

舊

時

代

的

頹褜

去你

的

THE

我

洗蕩 這 個狹隘 的 個人世界

興 人之間怎麼 能永遠 如此

像 開 -----個星球?

大家 打 開 都 個題温 像 兄弟般 的 人類 並 列着 的 世界 的

護它

唱

我

們

的

歡呼

谷般的

歡呼

你

的

手

抗

起了

我

的

手

世

界

都

把握

任

我

的手里

在

陽

光

下臉

上脚

亮

加黄金

樹

歡 呼 這廣大 的 4 原

歡呼 這奔流 的 江 河

歡呼 這 四萬萬 七千五百萬 的 人

民

歡呼 這九百五 九萬七千方 公 里 的

歡呼 這嶄新的 段的共和國

在無產 階級 的 堅强的 領導下

在廣闊 的 工農聯盟 的 基礎

國內 所 有民主 的 階 級

結

進步 所 有自由 世界的真整友誼的 的 民族 或

在歷史的

跑道

個强健

的

年輕

叉結

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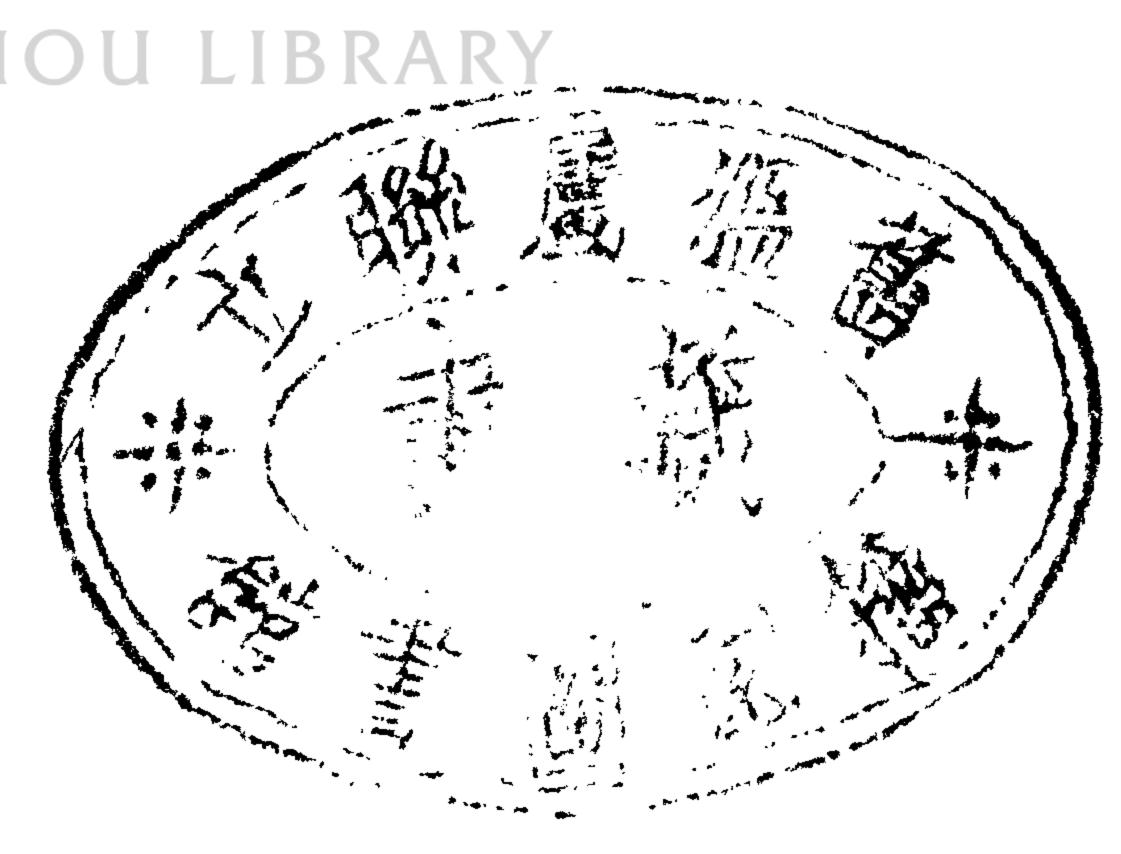
舉

起

輝

煌的

把



歡呼這 切森林 • 這 切聚樹 3 栗子樹

松林 鳥 柏老

歡呼這 切黄魚 , 白蝦 9 這 切風車魚

這 切黄牛 > 水牛 > 這 切白馬 ,

這 切在深厚 的十地 上生根 的稿族

歡呼這 切古老 的廟宇

這 切 泥土茅草塔 成 的家屋

這 切才從地 的 他惰 的手里

切 番羽 身了 的太大小小的 泥 塊

船解

開

鎖鏈

,有了自出

y

獨立

的生命

誰說 這 神座 K 的不被沒有腦身 的 日子

歡

這

切

松

植皮棕怨

别

的手

這

創

验生命與贪戮

的版

63

起的 臂 膀 虬結着監色 血管 的 泥腿子

呼 道 机 開 放了 的 陡門

歌唱者的水車

把 然四遊乾旱的土機 裂了

的

地

把發生的力量符合這被將取了 一幾千萬

護官有了 題流 的乳汁

護共和國 大学 長長的 视

哨育這

切冬季的

雜級

5

和

13

河

伸進這 N 默着 9\_ 在心底 發笑的

地

證她的樹 幹與枝葉

在風 懷抱着幾千萬年 里迅速起火。 繁茂 • 像 頂綠色的 大傘

人類的夢想

讓 唱 111 我 們心 里 约 歡 喜

它唱 出 我 Ü 里 的 城 堡

間 神 的 城 堡 3 永 P 的 城 堡

社 會 点 前

主義的 遠 面

那 那 是 是 個 個 相 相 互信任 耳 型愛 • , 敬重 6 的 的 家族 A 民 ifil 們 的 的 城 城 

個純 潔 • 勇敢 99 男女們 的 城 堡

是 州 最 里 再沒 偉 \* 有 的 人為 父親 與 夜晚 毌 親 的 們 陰 的 城 晉而哭泣 堡

那

那

是

任

切 道路 都 是輝煌 的了

那 里 再没 有人為 生活 目 的 無 家 定 m

嘆息

切 寬闊 **再没有人為了沒有屋** 的 廳堂 都是 己 頂睡覺 的

# 的糧食而苦惱了

大家 都是兄弟 姊 妹

所有 的 H 戶 都 曾爲我們 開

放

那里 D 没有 興 人之間 牆蹭

再沒 有 除在 別 的 頭

養活 像寓 着兩 里的 辺矀 那個農奴那樣 的 官吏

大家 定自 F 1 己 的 विने 力量

理想

會有人為

偸

段

溫柔

的語

冷暖

地向這麼多人

懺悔

拉到坦白會上

## 因為到處都 是書精

那里也不會有人為了寫信給一 溫暖的書頁: 個個智識 的海洋

說一些縈廻在心里很久了 的

而被人家把信公佈出去了

只好捲了 **J舖盖,走出學校** >

走向陌生的融會 因為誰也不願意傷害別人的靈魂 茫然的生活

切兄 弟姊妹全該能得到敬愛

那里沒有爲別人的野心而勞作着的

那里沒有

工資的奴隷

>

耕作的奴隸

也沒有

切奴隸的主人

那里沒有

爲自己的幸福而叫別人受苦的

がずるかながらない。

里沒有悲慘的象地微 樣的工廠 > 礦山

抓女 > 電工都 4= 看不 到 [四 

在陰沉

里消逝

了她們

興

他

們

的

青春

只有 躍着 的 解紅的心

在那里

愛人家 的 定會得到更多 的 敬変

**教人**家 定會學到更多的 東西

浩橋樑 蓋房屋 的 的 自己 定不 定 會給河流擋 不會睡在星光底 住了法 F 路

唱詩 唱過 的孩子氣 的归 歌

倦 的 浪子 7 在哪里會找到黃昏的

在 南 國 的 棕 櫚 樹 下

或 蒸茵河畔 的檢陰里 (註)

那

演戲 首先是為了 男 演員 與女演員

舞蹈 與 歌唱首先 邑爲 舞者 與 歌者

些生命 的 倾 吐 , 道道光亮的

圓弧

演說 首先是為 了演 淀者

段崇高 的心靈的 對 語

都 先對自己的靈魂 傾 吐虔誠

可是 多 的虔誠又波浪似 的 向 他 們湧 來

離船說對自己的 愛 • 對自己的 負責

•

別人的大愛呢?

不就

是更謹慎的對

座有

着

團

結起來的

民

的

城堡

座神

的

城

堡

座有

看偉大的男人與女人的城堡

(註)海涅的詩

就算她現在還是一片廢墟 樣還在 人民的光輝里上昇 7 片泥濘吧

選它 唱 吧

譲它 唱出我 們が里 的 敬喜

讓它唱出 我們眼前的 水恆的 圖畫

譲號號 手 們任 山 頂上

護這 吹 Hi 飛 歌聲飛過低重 揚 的 歌 的雲

護它 向廣大的新世界與廣大的人民吧 飛過崇高的 山 飛過大 與 海洋

飛



疑 重重的魔 在 加記 第三類型 個 奇異的 呈現在這亦樂子里的 ,在第二輯里的是在 **阿奥錯誤里走出來的** 對 的 比 **則是一個游粉的時代到來時所應有的** 在第一群 阳 或者說 生的 里的是在學院里唸書時的 ,這里正好是一個辯證的楊棄的過程 **配會里工作時** ,曾經在我的 的 心 一些歡樂的歌唱 些對當部代 里 展開過的是這麼不 一些對個人 的崩潰的 咸 情生活與文學 我不諱言。 孤寂的沉 间 的三 種 藝術 颜色 思 我是從 的 而

是忘不 或藝 造出 的 卡爾曼的 聲音 椭 個 了先前我所想像的 個嶄新而堅强 • 長長 使 人 ¥ 類 趕 跑時間 的影子在記憶里。於是我不得不向穆罕默德的劍承援切改觀。 可是故事的世界終於在灼人的現實的陽光下 的先 知說 ,那個無情的伐木人,從那 的 。我們 自己來, 可是故事的世界終於在灼人的現實的陽光下悄逝了 ·在愛與成長里應該有 必須夢想 然而 。當我在憂鬱的秋 一我最初 夢想從愛情的歡樂里修煉出 升 遼 闊 的 遺 忘 日的太陽光下走向 • 人與人間原不 想從劍的 郊 野盼 团 種 留了了 想里創 該有天 常新 我還 詩

現在 於神 夏天 相 表 象 無 巴 我 人怎能 慘透 聲 能 現 加厚 阚 這 ·威 會是現 的 出 秘 像 後 動 . , 的 愛 扎 上了 童年 忘 的 克 歌 哥 他 自 H 的 \* • 牆 短 己 融 的 了一零一呢 的 更(Paul 庸 • 歌 賞 鏡中的 這樣 與 母 粗 俗 純 的 台 獲的 混沌 潔的 的 將要 hol 斷章 爲 的布 À 於 爾喬 是 發 我 H 生 挑 摲 納 ? 愛 展 我 命 漸 與 想 糙 uguin) 戰 只有 的 浪 姿 想 失 起 造 呵 颠 出 福 思 我 詩 漫 去 社 像 苦 在 來 態 起 • • 詩 那 的 啊 肉 的 的 成 會 興 那 ----意 黑 質 個 個 不 自 羅 人 的 樣 • 象 夜 們 任 免 閃 久 神 孤 弓 此 丹 已 踏 凝 話 間 爍 弦 獨 都 航 的 後 I a 就 給 有古 是 理 的 遠 含 里 的 會 我 上 我 在 想 然 囘 才 有 的 出 方 們 個 希 憶 闸 那 個 能 會 的 現 淳 的 臘 在 雕 株 使 射 低 起 在 的 水 的 美 的 生 和 卑的 出靈 水 段 手 • 入 塑 凝 侍 光 那樣 活 滿 島 仙 厭 納 家 糛 花 化 圃 的 間 的 约 Ш 的 • • 简, 放下 谷以 世 渴 暗 勝 變革 思 我 護 肉與力 3 > 更高 界 那 吐 利 巴 望 飄 7 樣 現 着生 里 這是 到 邓 的 出 的 在 闊大 丹· 質 1 的 11 錐 的 持 高 的 替 希 自 結 驕 命 與 辰 以 文 啓 • 戀 矜 回 合 E 臘 理 直 些 里 中 示 的 • 爾 想 如 出 的 語 到 的 人 想 II. • • 童年 札 现 有 言 最 此 雨 偶 像 的 9 相 • 克 在 现 加 質 輝 我 的 的 反 水 M 進 在 煌 塑 花 就 樸 旗 在 與 個 3 H 奥末 寫完 向 的 寫 朶 象 風 裹 的 的 H 薄 出 像 唯 暴 自 住 徵 是同樣使 來都互 多麼能 物論 生命的 己凝望 是辰的 不過 論象 的詩 我渴 近

幾 在漸漸淡下 術 重新抬高 山萬 幾乎純 對 我 水 的 的 起來 然 艱難 試 沉 錬 去 溺在 的 • • 我 在 即 將威情凝結於深沉 象 象 那 背寫長詩 熱 徵 情 好 的 苦澀 像 的 世 -----界 英 里 閃 雄 里 的行進會在 的 • 的意象里 • 草原 我差 哪 里 不 還會有 時 巴 多 億 才會有成熟的 的奔瀉有了太多的 步 里停住 間 的 顚 似的 躓 距 雞 • 徴候 呢 只 • Mi 想 ? 下垂 這是 從 顧忌 • 堅忍 自然不免又有 的 • ---頭也 興虔 段 以 長 爲 應該 會在 誠 長 里 的 攀 經驗藝 了些晦 經歷千 囘憶 登 里

澀

的偏向

•

的 喚出 作爲 支持 從 桃李葱龍 新時 就 他身上 於 有 是 個 故 佩 , 可 弦 象徵 來 片青 鄉 6 了佩 先生 以季 使使 春 的 有 水 弦先 我常 嚮 的 給 的 出 往 愛 火燄 為中級 好考 記 生的一手」的牽引 類 莊嚴 4 起 從這 的 受難里 他的背影 • • 的 的核歌里有這麽幾句 對 里開 這時恰好 V 於 始 他 作 的更深重 很久 • • 我 以前 使 的 個會經 對這 番虔 確 我 的 所 ,他是 囘 誠 時 知 寫的 識 到焦急的現實生活里來, 同 的 有些 的 過患 思 在舊時代里受難的知識生活 受難 一梅雨潭 雁山雲影 索 焦灼 難 • 的友人林方其在北京叉 在 • 他 與躊躇 的綠」之類 的「背影」是很長 些相 • 甌海 對 > 朝踪 我 的 的 對 意 慰 風土 那 象 , 到 時將要來臨 的 看 鯉 顯 航 秀 的 文 排 的代表 種溫柔 被將匪 比里我 章 而我 • 從

的可悲 儀 被捕說作「 特務逮捕了 彷彿這是一個舊時代的埋葬 9 次沉默的旅行 想 起那些一起在囚獄里的日子,沉痛 ,我體 天傍晚,我在上 會到了那時 地寫下了 海 人們的潛 附近 HF. 個 一給方其一, 與 小鉞上看到一 些人失去信仰 我 個凄 把他這 凉的葬 的支持

**些蓬勃的孩子們** 可以從象徵的 越丁傳說里一 我想敞開自己 的思想的包袱 舞蛇的臂上該給印上死的溫咒,古淮南的文身勇 在 我懷着欣喜的心情答應了,立即寫好了,自已也頗感到 起來, 個鄉村師範里教書,去年三八節前夕,一個女孩子來要我給她 • 切無名的生命 我們是在夜里等待着一個新人類的清晨啊 起來 的樸素的心迎接早晨, 泥沼里爬出來了,我呼喚女孩子們從幽閉的房間里出來 **俩古代的復仇者,我覺得時間的審判近了,** ·解放戰爭的火燄那時已經燒到了長江北岸 在 一起的生活竟使我的筆致也得到 可是我感到自己的無力 **丁郡要避來戰鬥** 了某種 我於是呼喚: 驚異 ,我在 程度的 那個狡詐 • 解 無力克服「 放 段時 倜渡頭的 的一 。之後 們的晚 • • 江 間 到曠野上 我 感到自 一湖政治 的 • 會寫 沉默 過去 落 我囘 日光里想 到故郷 己已經 家上 與跟 篇詩 給我 \*\*\*\*\*\* 的

寫 我 太陽 我感 們 的 的 一論學 校長 廣闊 到自 督 己 的 • 大家 呼吸 思 給 想 都 他 的 無力 感到從來有過的興奮 • 我自己 作為大家共勉的鼓勵 • 迫切地 的心情也正是 想進行 . 學 如此 習 • 個學生來為校中的壁 在那詩前面原先有的 • 的 個嶄新的 不久, 學 溫州在久久的窒息後 校產生了 報向我要稿子 小序里面 • 沈 練之 > 我 說 師成爲 解放了 我就

動所要求的高度 我 們必須改造我們的學習,使它能適應這一個鬥爭的時代的要求,發展它到人民解放運 • 人民民主革命所要求的廣度 , 興辯證思想精神所要求的深度。

### 我號召同學們··

讓我們高舉起新民主主義的學習的旗幟!

題題 的開國氣象與建國 聽到 次想 在市中心的幾條大街上聯結成 之 後 的意味 恢復寫長詩時 溫州舉行了 一陣照亮的 > 使我 理想 號音 神 的 ---思飛越 熱 次盛大的反轟炸反封鎖的示威大游行 。我感到過去的沉重的苦澀已經沒有了, 情的嘗試 ,那是附近山頂上 **9**. 回來就寫了「飛揚的 • 個 後來 人 的花環 **- 9** 拳跳手吹出來的, 個星期日的清晨 ,我於是寫了那首一火炬」的頌歌, 歌」,想表現出號音中所表現了的瓌偉 ,大家熱情很高,紅燈 ,我從家里披衣出來散步 那聲音宏大中叉帶着和平 而從前寫長詩時的 作爲一 的隊伍 那種 2

**再鴻奥浮誇大體** 上也比較少 只是有 些混亂 無 法澄清 政許這 也是我 這戰 的時

#### 代的印跡。

這是 段長長的 思 想與 威情 的 旅行 也是這時 里 個 最 平 的 知識 的

我企慕着屈靈均的那種胸懷。

路曼曼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 而求索

我坦然地熾出這 段崎岖的行程的 紀錄 作爲 份菲薄 的 呈獻 雖然它很明 地

我的不少嚴重的缺陷 我希望能得 到嚴正的批評 與指数。

唐是

一九五〇年一月於溫州

# 平書作者其他審譯作品

騷動的 城

英雄的草原

中國新文學的發展道路

意度集

風格論

愛爾文 ・斯通作

里爾克詩選

火燄

生命的焦渴(梵 ・果訶傳

論文

傳記小說

譯詩

在整理

中

詩集

長詩

論文

未刊

批評論文

未刊 未刊

散文集

在整理 中

在整理 中

上海星攀出版公司 上海星毫 版戲出 版 出 版